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墨莊漫錄

宋張邦基著

上

進步書局校印

平江府志

卷之五

卷之五

宋張邦基著

墨莊漫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墨莊漫錄提要

宋高郵張邦基撰自序謂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以為名其書多誌襍事亦頗涉考證雖不免為小說家言然如辨碧雲駝為魏泰作龍城錄雲仙散錄為王銍作具有特識其它亦多典核不同臆說至宋時戶口轉運諸數言之尤詳實足與史傳相發明是宋人說部中之上乘也馬瑞臨文獻通考獨不著於錄何歟

墨莊漫錄卷之一

宋 淮海張邦基撰

僕以聞見慮其忘也。書藏其篋。歸耕山間。遇力罷。釋耒耕壟上。與老農憩談。非敢示諸好事也。其間是非毀譽。均無庸心焉。僕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淮海張邦基子賢云。

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章言臣所懷有可去者二。謂言青苗不見聽。一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請。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遺尺牘。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儀云。尚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取呈。韜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尚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讐。汝母以此黷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盡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王張姻家也。

東坡在杭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絲舟。漸近亭前。靚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風韻嫺雅。綽有

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歛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毘陵一士人。姓常。為蟹詩云。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蓋譏朱勔父子。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謚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曰。每思捐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後。又曰。讒言亂國。而明察確之。無罪。故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瑞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國。猶公忘已。為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肱股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快浮雲之蔽。趨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時論皆以為允當。崇寧初。追奪元謚。并定謚。覆官並罰銅。二年六月。言者再論忠臣得官祠。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虚。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王荊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號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爵十八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此印決曹氏物也表舅唐哲端仲見之亦以予言為然乃賦詩云關中金印豈秦關想見風流漢已還大饗似書譙縣石蘭亭寧數會稽山空餘此日歸囊橐曾似當年雜珮環萬戶况將取如斗此章何足繫腰間後范左轄謙叔方在方城以書求借舅氏不與也前

崇寧初既立黨籍臣僚論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挾其私忿濟以邪說力引僕浮與其厚善布列史職或毀詆先烈或鑿空造語以厚誣若范祖禹黃庭堅張耒秦觀是也或隱沒盛德而不錄若曾肇是也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若陸佃是也皆再謫降時舊史已盡改矣

王鞏定國為太常博士常從術士作軌革畫一堂廡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棋局木幾為御史朱光庭所抨得補外

東坡在海外。瓊州士人姜公弼來從學。坡題其扇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或作朱生端合破天荒。公弼求足之。坡云。候汝登科。當為汝足。後入廣。被貢至京師。時坡已薨。乃謁黃門於許下。子由乃為足之云。生長芸間已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袒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然未有為侍從者。宣和五年始除子松徽猷閣待制。繼而子直亦除。八年又除子標。宗室為從官自伯山始。然皆外任。未有任禁從者。紹興三年始除子晝侍郎。皆子字也。然其他字號未有也。十八年始除不棄侍郎。不字任禁從。自德夫始。

香泛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舒亶信道詩也。信道清和。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風動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皆警句也。

韓駒子蒼詩云。倦鵲遶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誠佳句也。但太工矣。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快快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

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詩在廊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目煙含芳草綠。倚欄露泣海棠紅。或云。便是詠燭者。

紹聖初。遂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穎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迴。

杜子美玄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為瑤池之金母也。中官陳彥和言。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則尾開。裊裊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乃此禽也。蓋遐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裂。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人指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竦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人曰。西郵方用師。好去。索紙題詩曰。濟世應須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璧人何處。熟了黃梁夢未回。相府舊開延士閣。

武夷新築望仙臺。青雞唱徹函關曉。好卷游幃歸去來。授詠曰。為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箇人。又錯了路。選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遊邊。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生可就此寢。曰。吾歸邨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邨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徧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說具告此。以欲持詩謁子厚。說曰。慎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恠。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為然。徑趨姚幕。從取青唐。暨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真本已為副車奄有。乃錄寄之。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為呂道士。云。道人去時。適道眾皆赴鄴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令題。泥乃曰。煩貯火殿爐。吾欲禮三清而去。既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沈。一到邽山空闕內。消閑塵累七弦琴。後題回字。眾驚嘆。以為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山。即秦山也。詠思弋陽所遇有游邊之約。豈非即斯人歟。此說。

予聞江元一太初云。

宿州靈璧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蘇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而醒。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則踞之。乃醒也。蔣穎叔過見之。復題云。荆溪居士暑中觀此。爽然而涼。吳石司師禮安中為宿守。題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烟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亦異物也。

退之詩。風能折黃紫。露亦染梨腮。魯直本亦作風。校露液。又與興元宴集詩云。莊漫華墨間。墨當作黑。華梁黑水。惟梁州興元梁州也。

吳安中少年時為堠子詩云。行客往來渾望我。我於行客本無心。喜為人書之。

李商隱錦瑟詩云。莊周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人多不曉劉貢父詩話云。錦瑟。今孤絢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名。四句蓋形容四曲耳。

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

花能紅李能白。春來何處無顏色。不應尚有一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交游中。只今已是大人行。勿與少年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

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內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左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廣陵先生逢原嘗爲暑熱思風詩云。力卷雨來無歲旱。盡驅雲去放天高。客有傳示。王介甫嘆曰。有致君澤民之志。惜乎不振也。

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聞仰躋蒼崖顛。下視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嘆曰。此天上語。非我曹所及。遂閣筆。

襄陽有一曹掾。不爲郡將所禮。屢窘幾殆。一日掾被召。以詩上郡將而別之。有云。已覺目光在牛角。未信鞭長及馬腹。郡將雖嘉賞。而愈啣之。

蔡元度魯公在位。錫賚無窮。而用度亦廣。京師感慈寺修浮圖。題三千經。時有吳鍊

師者丹陽人。辟穀修養。館於西園庵中。後有隙地。吳勸令時麥。既獲。頗厭狼籍。公見之。題詩於庵曰。塔緣便捨三千貫。月俸無逾一萬緡。却向西園課小麥。老來顛倒見愁人。

胡師文元質侍郎。刺州一日。晝寢書室。蹶然而興。呼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曰稱吳伴姑。吏曰。無有。斯須復夢如初。既覺。復呼吏曰。伴廳庖舍在何所。其戶牖何向。吏具白之。即命駕至彼。率伴同觀。指一隅。命鍾發之。不數尺。得一婦人屍。倒植水中。衣履猶未敗。蓋前倖子舍之婢。因捶死。瘞於此。人莫知之。因命具棺衾。薦以佛事。復夢婦人云。今免倒形。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而去。高郵人徐伯通與直時為館客。親見此事。

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多不詳遜在揚州之說。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中為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書記室。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遜卒於廬陵王記室。亦不言在揚州也。及觀遜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云。兔園標節物。驚時最是梅。御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注臨邛杯。應知早凋落。故逐上春來。

余後見別本。遜東海剡人。舉本州秀才。射策為當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為中權將軍。揚州刺史。望高石威實。曰。賢主擁簪分庭。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揚馬。左席皆啓。爭趨鄒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為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云云乃知遜嘗在揚州也。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為記室。畧去揚州爾。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為揚州。則遜之所在揚州。乃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名州。

潤州蘇氏家書畫甚多。書之絕異者。有太宗賜易簡御書宋王太玄賦。并名真戒酒批答。鍾繇賀吳滅關羽上文帝表。王右軍答會稽內史王述書。雪晴寄山陰張侯貼。獻之秋風詞。梁蕭子雲節班固漢史。唐褚遂良摹本蘭亭。李太白天馬歌。賀知章醉中吟。張長史書逸人壁。顏魯公進文殊碑。讀李陽水篆新泉銘。永禪師真草千文。齊己題贈。並皆真蹟。名畫則顧愔之雪霽圖。望五老峯圖。北齊舞鶴圖。閻立本醉僧圖。吳道子六甲神。薛稷戲鶴。陳閔蕃馬。韓幹御馬。戴嵩牛圖。王維卧披圖。邊鸞雀竹。李將軍曉景屏風。李成山水。徐熙草蟲。黃荃墨竹。居寧翎毛。董羽龍水。劉道士鬼神。刁處士竹石。鍾隱乳兔。物之尤異者。有明皇賜蘇小許公四代相玉印。贊皇父子石研。

石兔竹佛。連理拄杖。陳後主宮娃七寶束帶。雷公斧。珊瑚筆架。玉連環。皆希世之寶。後皆散逸。或有歸御府者。今不知流落何處。

荆公退居金陵蔣山。學佛者。俗姓吳。日供灑掃。山下田家子也。一日風墮挂壁舊烏巾。吳舉之。復置於壁。公適見之。謂曰。乞汝歸遺父。數日。公問幞頭要在。吳曰。父村老無用。貨於市中。嘗賣得錢三百十。供父。感相公之賜也。公嘆息之。因呼一僕。同吳以元價往贖。且戒苟以轉售。即不須訪索。果以弊惡猶存。乃贖以歸。公命取小刀。自於巾脚刮磨。粲然黃金也。蓋禁中所賜者。乃復遺吳。吳後潦倒。竟不能祝髮。以竹工居真州。政和丙申年。予嘗令造竹器。親說如此時。已年六十餘。貧窶之甚。亦命也。

呂溫卿為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畧事。二人皆廢斥。復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寥有隙。言參寥度牒冒名。蓋參寥本名曇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刑之。歸俗。編管兗州。未幾溫卿亦為孫傑鼎臣發其贓。盡繫獄人。以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中表錢渚子全。穆父之孫。蒙仲之子。三歲喪父。自少刻苦能立。好學有節操。何鼎榜登科。即丁母艱。及第十餘年。未嘗到官。試中學官。除濟南府教授。車駕駐蹕揚州。有薦權國子博士者。始入局。參謁長貳。方茶疾作。仆地輿歸。一夕而殂。竟無一日之祿。惜哉。命薄如此。可謂弄求躁圖之戒。

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謬。

俗呼為潑撒太尉。

一日坐宮門。見釘校者。亟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

以革護其首。工笑曰。非我技也。公乃悟曰。我謬也。誤呼汝矣。適欲喚一錮漏。俗呼者骨路者耳。聞者大笑之。

王黼將明盛時。搜求四方環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桃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滿矣。李之儀端叔題云。觀此桃則退之所謂華山十大蓮。信有之矣。今不知存否也。予嘗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如大石甕。豈非此桃也耶。

墨莊漫錄卷之二

宋 淮海張邦基撰

蔡條約之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杜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
隱几亦青山若使予居於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乎予以謂
此時約之未契此語耳人方憂愁亡聊雖清歌妙舞滿前無適而非悶子美居西川
一飯未嘗忘君其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為鄰其悶甚矣故對青山青山對
白水白水悶平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為悶也約之處富貴所欠二物耳其後竄斥
經歷崎嶇險阻必悟此詩之為工也

東坡贈黃照道人詩云面臉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王立之詩話云元自見
來皆俚語也杜子美詩云鑲石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坡句法此而謂之俚
語立之未之恩耳

建炎改元冬予閑居揚州里廬因閱太平廣記每遇予兄子章家夜集談記中異事
以供笑語時子章館客天長解養直剛中因言頃聞一異事云元符末年渭州潘原
縣民方耕田有民自地間湧出耕者見之驚惶棄犁而走則斥逐擊之不得走執耕